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騰錄監生臣宋允辰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
邽音圭

後徙金城令居

師古曰
令音零

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服皮
曰金

隴西天水安定壯地止郡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

充國自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為人沈勇

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知者

謂明曉也

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

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

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

師古曰氐音丁奚反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

上谷

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

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

祁王

文頴曰匈奴王也

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

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

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

南旁塞至符奚盧山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

姓名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欲入為寇亡

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

文頴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

充國 統領之

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諸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

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羗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羗音

欲猶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

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羗人旁緣前言

抵冒渡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羗種豪二百餘人

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羗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通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

質者自相親結
欲入漢為寇也

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

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

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

師古曰合約
共為要契也

與漢相距

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師古

曰煎請
曰煎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師古曰
氏音支

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

師古曰
事使後張

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

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

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

欲沮解之

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

其計不合

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師古曰直當也

臣恐羌變未止

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欲擊鄯善敦

煌以絕漢道

師古曰鄯音善

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

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

迺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

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

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

开為井字之訛也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

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語之也其下並同○宋祁曰

解仇上疑有復字

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

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

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

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

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

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

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

浩亶

師古曰浩音誥亶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

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

甚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

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

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

充國曰百聞

不如一見兵難踰度

鄭氏曰踰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作遙

臣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略

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

然羌戎小夷逆

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師古曰須待也

欲渡

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

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

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

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

擊遣騎候四望陘中亡虜

文穎曰金城有三陘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階而夾水曰

陘四望者陘名也陘音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

服虔曰山名也

召諸校司馬謂

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陘

中兵豈得入哉

師古曰杜塞也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

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日饗飲之

士皆欲為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

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

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伙

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

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步浪反

○劉奉世曰竝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曰竝也

何煩曲解下文分兵 竝出又當為且邪 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

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

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 也之通轉道津渡○宋祁曰渡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

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

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

亡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

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

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

之

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

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

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

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

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

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境今虜朝夕

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耐屯兵在武威張

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

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

師古曰賣讀曰但

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

仍出虜必震壞

師古曰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

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

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

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

胡悔反

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

佗

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

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師古曰商計度也○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

稍字逐水入山林

師古曰少古草字

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

後阮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

言非至計也

師古曰殆僅也

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

通谷水草

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

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

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

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

其郡兵尤

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

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

故

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

拊循和輯

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

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

師古

曰負恃也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

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

軍

師古曰即就也

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師古曰讓責也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

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

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

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

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稟束數十

師古曰皆謂錢轉直之數言其貴

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

之利爭其畜食

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

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

多藏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

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

師古曰久

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

將軍

誰不樂此者

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

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

泉侯奉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

服虔曰娒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娒音兒遮反師

古曰蘇音是也

亡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

齋三十日食

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鈞師古

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

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

並來

○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

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

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張晏

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

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

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

家

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

迺上書謝

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

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

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

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師古曰謂依山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

師古曰釋置也放也

起壹難

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

為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

須其至

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

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

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

師古曰釋廢也○宋祁臣曰廢也姚改作廢棄

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

虜交堅黨

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

不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
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寢多

師古曰寢漸也

誅之

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古師

曰累音力瑞
反繇與由同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

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

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

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

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

曰解讀曰懈弛放也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

師古曰重直用反

道院

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

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

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

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

復還故地

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充國以聞未報靡

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

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

非為公家忠計也

師古曰為于偽反

語未卒

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畢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

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

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

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

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

師古曰恐其死

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

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
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
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
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
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
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

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丞相御史復白遣

義渠安國竟沮敗羌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

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

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

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

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

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

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

搖相因而起

師古曰卒讀曰猝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

憂邪

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

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師古曰芟乾芻也藁未稈也石百二十斤秤音工旱反

難久不解絲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

師古曰卒讀曰

猝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師古曰廟勝謂謀於

廟堂而勝敵也

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

之不便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羌

虜故田

○宋祁曰故田姚刪故字

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

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

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

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隄以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畷古畝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

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

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並積畜省大

費

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

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

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

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師古曰此

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

師古曰薦稠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月離心人有畔志而

明主般師罷兵

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如淳曰羌

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

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

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

吏士萬人留屯

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

不得歸肥饒之墜

師古曰墜古地字也

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

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

又音步浪反○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

歲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

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

師古曰眎亦示字

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閒讀曰閒

繕治郵亭

充八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不出令反畔

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瘕墮之患

師古曰離遭也墮謂

因寒瘕而墮指者也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

師古

曰閒謂軍之間隙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

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

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

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絲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

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

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劉奉世曰本

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

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

言爾
軍孰計復秦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

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

也音才消反

校聯不絕

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

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

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弩飭關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

塗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

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

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是臣之愚計所以

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其原未可卒禁

師古曰卒讀曰卒

臣

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

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

師古

曰亶讀曰但

即今同是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

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

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

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且匈

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

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

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以故出兵○宋祁曰校當作效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

避嫌之便

師古曰媮苟且也嫌亦嫌字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

天誅

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

數得孰計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臣

○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

師古曰
任保也

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

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

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

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

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

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罷屯兵奏可充

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鄧辰曰浩星姓賜名也

曰衆

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

○宋祁曰獲作

坐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

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

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

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以其意對

師古曰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

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

庫

師古曰且音子問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

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

是紀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

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
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
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
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典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宋祁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

不如

湯况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曰即酌字也醉怒曰酌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

與中郎將印宴語

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

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

始嘗不快上

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

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

世本持橐籥筆

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

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

○宋祁曰橐籥音丁各反今譌又音託 事孝武帝數

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

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

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

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

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下吏自殺充國

乞骸骨賜安車馬四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

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宋祁曰鹿改作廷

年

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

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

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

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

營平侯

師古曰
伋音汲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

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師古曰卽就也於畫側而書頌也

曰明

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

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師古曰震合韻音真

既臨其域諭以威

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升於鮮水之

也

營平守節婁奏封章

師古曰婁古屢字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

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張晏

曰方叔召虎也

詩人歌功迺列于雅

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

在漢中興充

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

也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

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

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

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宋祁曰歙改作胡

陷陳郤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

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

郎中車騎將軍

○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

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行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為車將也朝廷多重之者

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

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

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

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

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

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

師古曰任堪也

父破

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能久處慶忌

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廼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

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

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竒晉獻不寐

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

之竒在寢不寐○宋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

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

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

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

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

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

師古

曰始生曰萌

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

敦厚

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謨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

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

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

之

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劉敞曰衍

災字宋祁曰注國者下當添其字

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師古曰虞度也

言有寇難非
慮所度也

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
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
興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
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
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
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
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
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

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

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

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

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

况讀曰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

之謀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

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

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慶忌

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

○宋祁曰已當作以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

白起郿人

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

王翦頻陽人漢

興郁郅王圍甘延壽

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

義渠

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

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

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

兵與子皆行

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前漢書卷六十九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趙充國傳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臣名南按

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即此役也

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云云○臣名南按昭

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為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按匈奴傳匈奴

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為非計乃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亦充國為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為水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注師古曰湟水之北是漢地

○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臣名南按師古注是劉奉世說非也胡三省曰羗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羗與匈奴

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

屯備羌至浩疊注師古曰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胡三省曰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疊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疊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胡三省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唐蘭鄯廓州地

夜引兵上至落都注服虔曰山名也○胡三省曰据水

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雒都

谷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臣召南按鮮水即西海一名

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
塞外有仙海鹽池者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
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為擊平之羌乃去湟中
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豪獻鮮水海允
谷鹽池地為西海郡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王應麟曰段熲言先零作
寇充國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予以地理志
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
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置
都尉以主降者羌為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援
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羌三
輔於是始熾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為非而不知金
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充國辨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胡三省曰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為五府

辛慶忌傳遷郎中車騎將軍○劉敞曰是歷郎中兼車

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云云○臣名南按敞有兩說

前說軍字衍後說車字及軍字衍以文義推之後說

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

文云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即知非車騎將軍矣軍

字顯是衍文又按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

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車字耳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顧炎武曰謂伍被言大將軍數
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
也

前漢書卷六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常鄭甘陳段傅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仁茲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過去屬音之欲反

近始當至烏

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乂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

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

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

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

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徧往賜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

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

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

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諭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

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

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

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

歸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略

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

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

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費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

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

闕以直報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以報之故詔引

之也。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刺王

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

師古曰移中廡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棣移也移園之中

有馬廡也釋文唐棣移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反姚本改作移并見拘留十餘

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

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

車師與匈

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

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

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

欲隔絕

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

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

軍韓增

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

師古曰翎侯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方入

至右谷蠡庭

師古曰右谷蠡音黎鹿蠡音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

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

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

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

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

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

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

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

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

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

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

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

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

○宋祁曰注文放
字下疑有也字

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

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
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
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廼
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

人彊執習外國事

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

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

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

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

以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

降漢師古曰揮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

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

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

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

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

循外蠻宣明威信

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

又云百蠻也

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

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

治

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

曰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

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

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

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

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

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擊字疑作擊字

嘗超踰羽

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孟康曰弁手搏○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

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

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師古曰屬

音之欲反

家貧旬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師古曰旬乞也資音吐得反

西

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

父死不犇喪

師古曰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

宋祁曰循疑作脩勃

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以

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

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

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偃小國名在匈奴北

師古曰偃起厲反令與零同 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

今邾支單于鄉化未醇

師古曰鄉

讀曰鄉不離曰醇醇壹也厚也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

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

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

師古曰鄉讀曰鄉鄉從謂向化而從命也

弃前恩

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

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聖明之

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

師古曰言邦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

若懷禽獸加

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師古曰嬰猶帶也○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

嬰大罪罪字疑作漢

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師古曰舍止也

沒一使以安

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師古曰單于庭

上以示朝者

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邳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

知負漢又聞呼韓邪並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

邳支邳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邳支欲倚其

威以脅諸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邳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

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

師古曰歐與同下皆類此

烏孫不敢追西

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邳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

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

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邳支水名

發民

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

歲遺

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歲遺者年常所獻遺

之物遺弋季反○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谷吉等死

師古曰死尸也

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

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師古曰故此言以調戲

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竒功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

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

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

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

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類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

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邳支單于雖所

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

孫衆兵

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

不足自保

師古曰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

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

事必不從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破字

延

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

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

師古曰沮

止也壞也音才汝反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

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

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

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文穎曰闐音填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

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

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

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

師古曰勿抄掠

閒呼其貴

人屠墨見之

師古曰閒謂密呼也

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

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

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

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

皆

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

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

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

師古曰讓責也

我為

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

王之貴者受事受
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

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

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邳支城都賴

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

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城上

立五采幡織

師古曰織讀曰幟音式志反

數百人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

之備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

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

聞鼓音皆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

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仰讀曰仰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

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宋祁曰

出外下疑有人字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

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師古曰往也

邳支已

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

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

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

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

土城乘城呼

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時康居兵萬餘騎分

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相與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胡卧反

夜數

犇營不利輒卻

師古曰犇古奔字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

乘之

師古曰乘逐也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

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

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師古曰畀予也

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

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

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

發十五王

師古曰賦謂班予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邾支王者也

於是延

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

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邾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

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邦支臣服也 邳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

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邳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

蠻夷邸間

晋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

浩以為橐當為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

以示萬里明犯疆

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繁音蒲胡反

以為邳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

知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

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

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贊曰枯骨曰骼有肉曰
胔師古曰瓚說是也 骼音工客反 胔音才賜反 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

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

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

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與猶許也 湯素

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 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

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

宜有

使者迎勞道路

師古曰勞音力到反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

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

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

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古師

曰如若也

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

衡顯之議

師古曰重難也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

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

臣皆閔焉

師古曰閔病也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

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

郭之兵

師古曰搃總持之也其字從手

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

重城塞歛侯之旗

師古曰塞拔也音騫

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

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

莫不懼震

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

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

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

師古曰馳義慕義馳驅而來也鄉讀曰嚮

願守北

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

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

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威也言車徒既衆且威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

畏威而來也嘽他丹反焯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

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

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

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

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

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後

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

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

非所以勸有功厲戎

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

後有滅項之罪

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

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

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

之費經四年之勞

師古曰靡也音靡

而廛獲駿馬三十匹

師古曰廛

與僅同雖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

戎狄之言不甚諱也

猶不足以復費

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

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

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

於貳師功德百之

師古曰百倍勝之

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

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

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

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

曰匈奴邳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
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

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
討邳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

踰義干法

師古曰干犯也

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

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
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然猶不

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

古師

曰顯與
專同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

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

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寔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

為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

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賤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

井陘

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

近漢有邳

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師古曰鄉讀曰嚮

由是言之戰克

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聲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愆郅支之無道

閔王誅之不加

師古曰閔憂也

策慮幅億義勇奮發

師古曰幅億憤怒之

貌也幅音皮通反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

郵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

屠三重城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

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師古

曰通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

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民憐之莫不隕

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

紀在文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

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

尚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韃馬也敝蓋弗弃為韃狗也

况國

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鞀之聲不察周書之意

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

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

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

自救

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燉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

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母
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
罷癆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

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
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
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
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

廼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

必乎度何時解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古師

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

因對曰

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師古曰吉善也

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

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

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

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

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

師古曰可天子之意

自致將作大匠及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

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

師古曰姓來馬名延年來音食字反

今作初

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

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

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並衆

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師古曰規畫也
自占為疆界也

可徙初陵以彊京

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

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

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

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責也

後卒

不就

師古曰卒終也
就亦成也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

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

師古曰
度徒各

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

萬數至黹脂火夜作

師古曰黹
古然字也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敞府臧空

虛

師古曰罷讀曰廢

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熬熬衆愁聲

故陵因天

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

師古

曰緒謂端次也

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

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

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

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

湯曰

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

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

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

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

明君則明君者字也

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

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

師古曰伋音汲

參妻欲為伋求封湯

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

師古曰比音必寤反例

弘農太守

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

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

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

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

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

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

議以為不道無正法

晉灼曰增壽姓趙也

以所犯劇易為罪

師古曰易

音弋
歧反

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

如淳曰如今
獄罪輕重

無比

者先以聞

師古曰比謂
相比附也

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

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

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

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

曰廷尉增壽當是

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邳支單于功

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

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絲役興卒暴之作

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

師古曰蒙被也屬之欲反

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

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久之燉煌

太守奏湯前親誅邳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

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為

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

宣著其功

師古曰仍類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

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

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

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師古

曰趣讀曰促

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

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

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

塊然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

被寬拘囚不能自明卒以

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

及身復為邦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

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

敵棄人之身以快讒

師古曰接引也音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

讀曰蓄謂府庫也

又無武帝薦延

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

臬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師古曰臬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邦支是也春秋左氏

傳曰得俊曰克○劉放曰臬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

臬善鬪故云臬俊猶言臬將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

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

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

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

師古曰度大各反

以為湯功

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

特詭異深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於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邳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勲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勲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

更盡還

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
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

拜為沛郡

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

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

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

師古曰柔安也
柔遠言能安遠

人虞書舜典
曰柔遠能邇

甚休甚休

師古曰
休美也

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

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

之所長愚無以喻

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
告也○劉攽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

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

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略庶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

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竒功

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跼應劭曰跼隻也會宗從沛郡下

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跼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跼音居宜反○劉放曰由沛徙鴈門

非跼也謂免官為跼耳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

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劔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

甚親附

師古曰謂城郭諸國

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

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

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

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

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

已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

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立小昆彌兄末

振將

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

定其國而還明年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

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丘

師古曰番音步

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

兵墊婁地

服虔曰墊音墊阮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

選精兵三

十弩

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

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

骨月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末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

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

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

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

臺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

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會食讀曰飲次下亦同

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

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

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

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

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師古曰寃音竹二反擁衆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
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
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
者與比廉寢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
其餘無稱焉陳湯儻曷不自收歛師古曰儻曷無
行檢也曷音蕩卒用
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前漢書卷七十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

傅介子傳詔曰樓蘭王安歸○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

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

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注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間而

候伺○

臣名南

按西域傳云後數為匈奴反間注云

間音居覓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為匈奴之間當作

為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

常惠傳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西域傳作名王

犁汙都尉千長騎以下四萬級而匈奴傳作名王犁
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

鄭吉傳屯田渠黎○臣召南按渠黎黎字應作犁傳寫

誤耳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臣召南按西域傳出西域有二

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
至疏勒為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
道也下北道亦然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通鑑考異曰：百官表云：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二年為地節二年也。西域傳云：神爵三年亦誤。

陳湯傳由是遂西破呼偁。○臣名南按：呼偁，匈奴傳作

烏揭。

又乘勝驕。○胡三省曰：郅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月，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投都賴水中，注郅支水名。○臣名南按：注稍誤，蓋康居

國水名而邾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邾支城
都賴水上也

故使都護將軍來○臣召南按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

自稱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

軍候假丞杜勳○胡三省曰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

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

丞也

右將軍王商○臣名南按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

為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

寡歛侯之旗○

臣名南

按西域傳俱作翎侯師古注翎

即翕字則此文歛字誤也

改元垂歷傳之無窮注師古曰上書者附著耳○胡三

省曰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

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

元為竟寧則改元寔以此非附著也臣名南按胡氏

糾師古之失是也

段會宗傳天水上邽人也○臣召南按地理志上邽縣

屬隴西不屬天水即趙充國亦上邽人傳曰隴西上

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通鑑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

為安日弟此傳作兄誤

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臣

召南

按廉褒孫建事見烏孫傳郭舜事見康居傳褒

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
元始中封成武侯

前漢書卷七十考證